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初始编制

林小芳[1] 张 璟[2] 张 玉[1]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2.江西师范大学，中国·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首先结合文献检索与访谈，建立初始条目库，然后选取江西省某特教机构的208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施测。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共包含6个题项，分为2个维度(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该自编问卷可为临床工作者评估家长心理状态、制定家庭支持方案提供量化依据。

【关键词】孤独症；养育焦虑；问卷编制；信效度检验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2024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乐育不虑’——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的评估与干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2024012)

引言

神经发育多样性研究显示，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的核心临床表现包含社交互动功能受损、兴趣领域局限性及固着化行为反应模式。相较于普通儿童及其他发展性障碍儿童父母群体，ASD儿童父母在教养过程中承受着显著增大的养育压力指数，其焦虑水平呈现特征性升高趋势(Zhang et al.,2023)。

长时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不仅会对父母自身健康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还可能引发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对孩子的康复进程和健康成长造成危害（林小芳,刘圣洁,张璟，2022）。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一般性焦虑，对养育焦虑的深层次探讨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评估工具。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推测，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养育焦虑在内涵维度上可能与普通发育儿童的父母具有相似性，即都表现为对子女成长各方面的担忧和不安（桑标，1998）。但在具体的焦虑内容上，鉴于孤独症儿童的特殊性，其父母可能展现出与病症相关的独特养育焦虑。

1 研究方法

1.1初测量表的编制

首先，采用方便取样，对5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旨在生成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初始项目。其中父亲1人，母亲4人（$M_{年龄}$=41.20，$SD_{年龄}$=6.50)。访谈主要想了解父母们在养育孩子不同阶段的焦虑情况(孙怡青 等，2020)。

由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和归类：首先对录音文件进行转码处理并删除一些无关内容，其次采用Nvivo12.0软件对转录文件进行编码。如表1-1所示，采用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编码(彭鹏 等，2023)，最终形成10道初始题项。然后，由2名心理学专家对初始条目进行独立评审，最终形成包含6个条目的精简版量表。要求受试者根据条目描述准确评估自身情况，采用Likert六点计分法进行打分（1分代表"完全不符合"，6分代表"完全符合"）。个体在该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其体验到的养育焦虑情绪越高。

表1-1 访谈结果三级编码

类属	范畴	原始语句
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	未来独立生存	“总在想孩子长大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这让我特别揪心”
	未来能否适应社会	“等我们年纪大了，最怕他跟不上社会节奏，自己活不下去”
	可能受到他人欺负	“想到他上学可能会被同学排挤欺负，心里就揪得慌”
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	目前独立能力	“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孩子做什么都离不开大人帮忙”
	目前问题行为	“孩子总重复做同一件事，这个情况实在让人放不下心”
	目前人际互动	“他从来不会主动找小伙伴玩，总是一个人待着，真让人发愁”

1.2被试选取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南昌市2家孤独症培训机构，以问

卷星的方式向在该机构训练的孤独症儿童的父母施测。共发放问卷220份，根据测谎题的回答删除无效问卷12份，回收有效问卷208份，回收有效率为94.54%。入组的被试至少养育1名符合诊断标准的孤独症儿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4)。其中男性32人，女性176人；年龄26～55岁($M_{年龄}$=38.1岁，$SD_{年龄}$=2.2岁)。

1.3研究工具

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初测问卷

采用自编的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共6个测量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方式。要求受试者根据条目描述准确评估自身情况，采用Likert六点计分法进行打分（1分代表"完全不符合"，6分代表"完全符合"）。个体在该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其体验到的养育焦虑情绪越高。

1.4研究流程

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测试，所有条目均设置为强制作答模式，故全程无数据缺失现象。

1.5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应用SPSS 26.0软件完成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信度评估。采用Amos 28.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2 分析结果

2.1项目分析

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高低分组的条目差异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测量条目在两组间均呈现极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进一步的项目分析显示，各条目的区分度指标均达到显著性标准，其鉴别力指数均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证实，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30的推荐标准（$p<0.001$），显示良好的项目一致性。

2.2因素结构

首先进行数据适切性评估，样本充分性指标KMO值为0.767，Bartlett球形检验（x^2=49.532, $p<0.001$）显示数据具有显著相关性，满足因子分析前提条件。初步分析提取出两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结合碎石曲线拐点特征及条目语义分析，最终确定双因子模型。完整保留全部6个测量条目，无低负载和多重负载条目需剔除，累积解释方差贡献率达到74.085%。其中：因子1（3条目）聚焦于子女未来发展的核心领域（生存技能、社会融合及社交能力等），命名为”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因子2（3条目）集中反映子女当前现实需求（生活自理、行为管理及日常社交等），命名为”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见表2-1）。

表2-1 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问卷的因子载荷(n=208)

题目	维度	
	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	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
日常照料中，子女成年后能否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常使我感到忧虑	0.881	
抚育过程中，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前景始终牵动着我的心绪	0.866	
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同伴欺凌风险，我时常产生不安	0.831	
观察到子女在穿衣、进食等日常自理任务中需要持续辅助，难免引发我的紧张情绪		0.875
孩子出现情绪失控或冲动行为等非适应性表现时，会显著增加我的心理压力		0.808
目睹子女在社交场合难以进行恰当的互动交流，常使我产生深切担忧	0.410	0.690
特征值	3.265	1.180
方差贡献率/%	40.434	33.651
累计方差贡献率/%	40.434	74.085

注：未显示小于 0.30 的因子负荷。

2.3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养育焦虑双维度理论架构具有良好适配性，模型结构稳定且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具体指标见表2-2，标准化因子载荷路径图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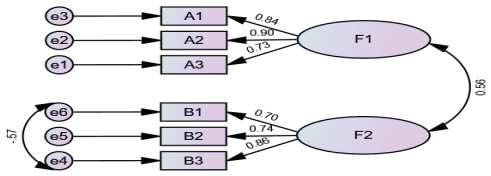

图2-1 标准化因子载荷路径图

注：F1，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F2，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

表2-2 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n=208)

模型	X^2/df	RMSEA	NFI	RFI	IFI	TLI	CFI
两因素	2.330	0.080	0.971	0.937	0.983	0.963	0.983

2.4信度分析

本自编问卷的总体α系数为0.814，分量表（对孩子未来状况的焦虑的α系数为0.859，对孩子目前状况的焦虑的α系数为0.754）。即本问卷的总体及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较为理想。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结合量表编制的科学程序，研制了适用于评估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父母养育焦虑的专用问卷，包含对孩子未来状况及目前状况的焦虑2个维度。

在对孩子未来状况焦虑维度，照料者的焦虑主要集中于子女的社会性生存能力发展。根据DSM-5诊断标准（APA,2013），重度孤独症患者普遍存在功能性交流障碍和日常生活技能缺陷，这使得主要照料者对子女成年后的独立生活能力产生持续性担忧。纵向研究数据显示，孤独症青少年遭遇校园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智力障碍群体，且其受害持续时间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延长的特征（Tipton-Fisler et al., 2018）。这种现状加剧了家长对子女未来融入社会的焦虑，特别是在融合教育推进背景下，当子女逐步脱离家庭保护进入普通教育环境时，其异质性行为特征可能引发同伴排斥（Black et al., 2019），这种预期性焦虑在学龄期儿童家长中尤为显著。

在对孩子目前状况焦虑维度，家长的即时压力源于子女当前的核心症状表现。与其它神经发育障碍相比，孤独症儿童在社交互动、行为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更显著的临床特征：包括社交反应缺失、仪式化行为、自我刺激动作等（梅越等，2023）。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儿童当下的学习进程，更可能形成发展轨迹中的累积性障碍。照料者需要持续应对子女在情绪调节、问题行为干预等方面的现实挑战，这种长期应激状态容易引发对子女发展潜能的悲观预期。

4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本问卷具有可靠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其双因子结构有效反映了特殊需要儿童家庭养育焦虑的核心维度，可为临床工作者评估家长心理状态、制定家庭支持方案提供量化依据。

参考文献：

[1]林小芳,刘圣洁,张璟.孤独症儿童父母育儿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研究[C]//第二十四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22.

[2]梅越,高兴慧,李鹏,赵德虎,王琳琳.孤独症儿童父母连带污名对亲子关系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与家庭嘈杂度的调节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 32(01), 13-19.

[3]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5版.张道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彭鹏,孙蕴轩,张悦歆,潘兰.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困境——基于3名家长访谈的质性研究.现代特殊教育,(2023),(02),53-60.

[5]桑标.父母意识·育儿焦虑·先天气质——独生子女与亲子关系研究的新热点.当代青年研究(1998),(02),6-10.

[6]孙怡青,安莉娟,姚宏伟,王霞,康红云.特殊儿童父母的教养心路历程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20),(09),15-21.

[7] DesChamps, T. D., Ibañez, L. V., Edmunds, S. R., et al.(2020). Parenting stress in caregiver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ASD concerns prior to a formal diagnosis. Autism Research,13(1),82-92.

[8] Matsumoto, V., & Black, R. (2019). An easy mark: YAL characters on the autism spectrum targeted by bullies. Middle School Journal,50(5),23–31.

[9] Tipton-Fisler, L. A., Rodriguez, G., Zeedyk, S. M., & Blacher, J. (2018). Stability of bully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SD, ID, or typic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80,131–141.

[10] Zhang, X., Kern, Z. G., & Yun, J. (2023). Physical Activity and Mental Health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Quarterly, 1–15.